

軍方的態度往往亦受到美國軍事援助的影響。這種情況今天已使華盛頓的財政活動與南美國家反應成爲確立相互關係重要關鍵。這些影響，從那些面臨重重困難的南美國家不斷走向軍事統治中不難找到例證。一般而言，美國對外援助可分爲軍事援助、經濟援助與道義援助三種。近年美國的援助，大部份是注重西半球的安全，而經濟援助卻不斷削減<sup>⑦</sup>。至一九七〇年，美援總署(AID)對拉丁美洲的經濟援助只有四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再爲減少爲一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三年稍有提高爲二千八百萬美元。就以烏拉圭而言，美國對烏拉圭的軍事援助，從一九六六年不斷增加；一九七〇年是一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一年是五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七三年是四百萬美元，因而烏拉圭走得能維持一萬二千人的軍隊裝備及軍事訓練，以担负防制共黨顛覆的任務。但是在經濟援助方面，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卻不斷削減，至一九七二年只剩下九十萬美元。

所以南美各國的軍事政變，其反共態度均極明顯，祇是當它們無法挽救的經濟危機不能獲得美國更多幫助的時候，在「民族主義」風潮之下，容易

# 從萬隆暴動看毛共陰謀

張耀秋

## 一 萬隆發生暴動事件

印尼西爪哇首都萬隆，於八月五日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華暴動，參加暴動的羣衆共達十五萬人，據外電報導：一名華人當場喪生，二百五十餘人受傷，一千一百七十二間華人經營的商店及住宅遭受損害，五百多輛汽車及機車被焚，造成人員與物資的鉅大損失，財產損失據估計超過二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六二年時曾發生過一次反華流血暴動，但此次則遠較上次爲重大。

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據外電報導是由於一名華人司機和一名印尼板車夫的偶然爭吵及打架，如此的事件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本是極爲平常的事，可是在印尼華、印兩族之間，如此一件小事故，竟引起印尼人如此大規模的反華暴動。這次事件之所以發生，窮根究源，實由於部份印尼人對一般華

使它們在「國家主義」目標上避免私人資本所造成社會鬥爭的趨向。由是本年五月，當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訪問中南美國家中，已重申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在他與南美國家討論了在國防與經濟方面問題以後，表示美國在越南停火以後，能夠增加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sup>⑧</sup>。

註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吉斯提杜總統因心臟病去世，因而副總統帕西哥接替了總統職位。

註② Oct. 1972 Le monde diplomatique.

註③ 16 Feb. 1973, New York Times.

註④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七日美聯社電。

註⑤ 1, Apl. 1973, Le Nouvel Observateur: Amerique Latine;

A Quoi Servent Ces Generaux?

註⑥ 參閱拙著「認識中南美洲」一書第六十八頁。

註⑦ 同(註六)第六十九頁。

註⑧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法新社電。

人的嫉嫉與仇視。印尼華僑大約有三百五十萬人，由於工作勤勞，大多生活富裕，一部份人且擅陶朱之術，對印尼經濟舉足輕重。而大多數印尼人則都是貧窮落後，兩相對比，兩族貧富差距格外顯著，而部份印尼人不想振作，祇於有意無意中將他們貧窮的原因歸咎於華人的富有。

印尼共黨是在毛共領導之下從事活動，其爪哇常利用華僑華裔與當地人民間的某些差距，作爲挑撥分化的口實，如華人掌握部份工商事業，勤勞儉樸，生活情況較當地若干人爲優裕，及當地對華人從事某些商業限制的禁令，共黨份子乃儘量加以煽動離間，使雙方互相仇視，製造裂痕，擴大矛盾，一遇時機到來，更不惜煽起騷亂，破壞社會安寧，直接打擊善良的華人，間接亦是向印尼政府的威信挑戰。

這次萬隆暴動被裏脅搗亂羣衆的人數達十五萬人，且是趁一部份治安人

員前往雅加達參加全國運動會開幕典禮，警力監視鬆緩的時候爆發暴動，而暴動發生之後又迅即影響到廣大的地區這一事實來看，可知並非一次突然的偶發事件。故印尼西爪哇省長普萬尼加拉於八月九日和蘇哈托總統舉行會議之後說：「五日在萬隆發生的暴動是由地下的共黨特務所操縱的①。」事後印尼政府堅定地採取嚴厲措施，懲罰煽起騷亂的不法份子，並逮捕三百零八人，情況乃獲得控制。

印尼的顛覆份子——毛共卵翼支持下的印尼共黨及其同路人，在幕後導演這次暴動，是共黨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發動政變流產後的又一次猙獰面目的表現。印尼共黨在毛共領導之下，早在蘇卡諾時代即已打下基礎，一九六五年共黨發動政變失敗，雖然慘遭蘇哈托將軍的打擊，但被消滅的均為印尼共黨，毛共的祕密特工仍在基層潛伏，去年底印尼安全部隊曾在西爪哇農村破獲共黨間諜網，當時毛共間諜正以鋸木場工人身份作掩護，在農村教導印尼少年戰鬥技能，企圖建立鄉村游擊隊。後來毛共間諜在鄉村的陰謀未逞，乃不惜以自己的同胞作犧牲品，發動城市反華暴動，以達到暴亂的目的，其用心的狠毒，實在令人髮指。毛共及其爪牙之藉端生事，製造流血恐怖，居心尤為惡毒。

## 二 毛共對印尼的顛覆活動

印尼位居南太平洋的要衝，一方面攬抱東南亞，一方面接近澳、紐、遙領拉丁美洲。毛共以印尼地處衝要，早已存心顛覆。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周匪恩來和陳匪毅到萬隆參加亞非會議之便訪問印尼，並與之簽訂「關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以後，蘇卡諾曾於一九五六年九月至十月間到北平訪問毛共，嗣後毛共與蘇卡諾之間交往頻繁，雙方加強勾結。一九六五年春天，蘇卡諾受共黨的壓迫，將平民黨與反共領袖所組成的「支蘇機構」加以解散，同時更起用共黨頭目，出任內閣要職。在毛共與蘇卡諾的加強勾結之下，蘇卡諾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獨立二十週年紀念會上演講稱：「印尼已與毛共、北越、北韓及柬埔寨建立一個「反帝軸心」，目的在驅逐帝國主義出亞洲。同時高唱粉碎馬來西亞的口號，並在國內接管美國人所經營的橡膠園與油田油廠，封閉美國新聞處以及縱容暴徒搗毀印度大使館等，凡此均足以使印尼共黨的氣焰高漲。」

印尼共黨建黨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即民國九年，係與毛共同一年建黨），迄今已有五十三年歷史。原為共產國際殖民地支部之一，為俄共「世界革命」「東方民族主義運動」之下的產物。初期，印共與毛共之間，並無密切聯繫，至對日抗戰時期，毛共開始滲入南洋華僑社會展開地下活動，與東南亞各國共黨普遍建立橫的關係，印共與毛共，亦由此而互相呼應，關係大趨密切。迨毛共竊據大陸後，毛共即以東方國家共黨的「先進」乃至「盟主」自居，積極提攜亞非各國共黨。而印共亦亟需毛共就近支援，乃與毛共接觸頻仍，大加依附。

印尼共黨的根據地在爪哇中部，該黨在一九二六年及一九四八年兩度實施武裝暴動，結果完全失敗，但後來共黨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國民黨」及「民族無產階級」相結合，向廣大羣衆中滲透，組織工人及農民羣衆，印尼人口百分之七十集中於爪哇島，而大部份又屬農村人口，由於當地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共產黨就利用此種機會，煽動農民要求廢止強迫勞動及拒付水利稅等，以討好農民，進而組織農民。加以自印尼與毛共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建交後，接受毛共指導，仿行匪黨戰略戰術，一九五六年三月印尼共黨總書記艾迪赴北平，與毛、劉諸匪祕商議多日，效法毛共顛覆政府的陰謀詭計，擴張甚速，由一九五一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人（黨員和預備黨員），到一九六五年五月該黨成立四十五週年大會時，據艾迪報告已有三百萬名黨員，三百萬名青年團員。

蘇卡諾之與毛共勾結及厚待印尼共黨，令陸軍大為不滿，當時陸軍將領曾對蘇卡諾施用壓力，迫其改變容共政策，另一方面印尼共黨在毛共指使之下，以蘇卡諾體弱多病，爲了預防蘇卡諾一旦死去，陸軍取得政權，乃爭先下手，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發動政變，擬一舉殺害全部陸軍高級將領。印尼共黨發動這一次的流血政變，目的在消滅軍部勢力，置印尼於紅色恐怖的魔掌統治之下，其手段之殘忍與陰謀的明顯，已因政變流產而爲印尼全國人民所痛惡和唾棄。且由於陸軍部長約尼中將等六名陸軍高級將領慘被殺害的結果，已激起陸軍和國內人民一個聲勢浩大的反共行動②。

由毛共在幕後導演的「九、卅」政變之後，所幸蘇哈托將軍率軍平亂，以雷霆萬鈞之勢，將共黨勢力一一剷除，使號稱擁有黨徒三百萬人的印尼共黨，幾乎瓦解。但印尼共產黨經過五年的潛伏與調養，於一九七一年初又祕

密成立了一個「中央七人委員會」，也是印尼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單位，在這個單位的輔導和協助之下，已有四個地區成立了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地方局，如雅加達地方局，努山迪加拉（爪哇島以東包括峇厘在內的一個島）地方局，蘇門答臘廖島地方局，以及蘇島楠榜地方局。至於另一些地區的地方局雖未產生，但也有了組織上的型態，如三寶壟、斯拉威等地的活動頻繁，另外茉莉芬還設立了一個共黨幹部訓練基地。

以上印尼共黨組織，於一九七〇年在加里曼丹向國營石油公司下手，燒毀了兩座石油庫。八月間在泗水破壞了一家玻璃工廠的機器，十月破壞火車鐵軌，並隨時中斷東西爪哇的電話線路。中爪哇的普選資料倉庫被焚燒，以及當時一連串的綁票事件，這些都是有據有案，也曾是印尼文報紙上驚心怵目的新聞。自一九七〇年三月開始，曾經奴山打拉日報、學生報、大印尼日報等報紙刊載的新聞，涉及共產黨在此地進行的活動尚有：在蘇門答臘北部發現毛共書刊，以及毛章一批批地走私進口，共黨的宣傳品時常可以看到在中爪哇蘇哈托總統的出生地沃諾基里及蘇島的楠榜，有祕密傳單及反動標語，煽動人民拒絕在普選時投票。在加里曼丹，共產黨幕後挑撥是非，製造軍人與人民之間的仇視<sup>③</sup>。

毛共年來正以人力物力協助印尼共黨地下分子擴大組織，加強活動，另一方面則加緊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製造社會的紊亂不安，以配合當地共黨之捲土重來。印尼當局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宣佈破獲一個毛共的間諜網，逮捕了從事間諜活動的數名毛幫份子，並函獲一批武器和文件。據美聯社引述印尼國防部發言人蘇拉哈迪的談話稱，緝捕中共間諜人員的行動已在爪哇的幾個省份展開，又稱這個特務組織是與近日破獲的一個龐大走私集團有着緊密關連。另據路透社報導，這個間諜網是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建立，用以支持早已潛伏地下活動的若干團體，並僱用美女從事活動。據稱一九七一年丹絨不祿港發生火災慘劇以及另一宗毒品走私案，都是該一間諜組織所幹的。由此可見毛共不擇手段，利用美人計、毒品和金錢在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甚至殺人放火<sup>④</sup>。

印尼共產黨在毛共幕後控制之下，已建立了相當的基礎，他們活動的經濟來源，除了走私、綁票、搶劫之外，還接受了毛共的支援。毛共並選拔了若干逃脫法網的印共頭目到北平加以訓練，然後再令其潛回印尼從事祕密鬥

爭。可知毛共年來正從各方面加強對印尼的滲透顛覆活動。

### 三 蘇哈托總統認清毛共的陰謀

過去印尼共黨在蘇卡諾掩護之下，勢力強大，黨員人數達三百餘萬，完全受毛共指揮，嗣後因為印共發動「九、卅」政變，使毛共赤化印尼的陰謀全盤敗露，致印尼與毛共的關係破裂。印尼人民已經知道，如果印共政變成功，這個新興的國家就要淪亡，因此對毛共甚為仇恨。但是毛共企圖在印度洋建立赤化基地，對印尼不能忘情，在印尼從事的顛覆活動仍在積極進行，不過現在已採取迂迴滲透戰術，一方面挑撥印人與華僑的衝突，製造仇恨，一面又在我反共僑胞間製造謠言，破壞我僑領間的信譽與團結，但是現在印尼政府與我愛國僑胞均已洞燭其奸。

自蘇卡諾垮台之後，毛共的報章不斷攻訐印尼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辱罵印尼政府為「美帝走狗」，並指印尼聯合美、俄，掀起反華排華浪潮。其後毛共改變政策，施行笑臉外交，許多國家均受其愚惑。印尼外長馬力克亦熱衷與毛共復交。在一九六九年聯大對牽匪入會案，印尼代表在投票時是「缺席」。但在投票之前，馬力克却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理，打算投支持票，後來代表團中一位團員從紐約急電蘇哈托總統，再由蘇哈托總統電令馬力克外長，不可輕舉妄動，這才使印尼這一票成了「缺席」<sup>⑤</sup>。

正當毛共施展其笑臉外交之時，印尼外長馬力克及若干人士雖然幻想與毛共復交，但蘇哈托總統與軍方則對毛共的本質認識得很清楚。在雅加達暢銷的「奴山打拉」印尼文日報，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的社論中指出說：「那些在口袋中裝了中國『祖宗』（指中共）的金錢以及接受中國『野郎中』（指中共）恩惠的印尼高級官員，雖然並沒有直接捲入共產陣容，也可以說沒有任何政治色彩，但他們的這種行為，無形中受制於中共，也無疑的在製造一九六五年鱷魚洞事件的重演，如果真到那一天，不知道還有多少位將領會被拖到鱷魚洞砍頭。」「奴山打拉」日報是根據印尼國防部的情報單位所得的資料，資料中明白地證實兩件事：

（一）毛共的滲透，已從大學生組織趨向監獄裏的政治犯。

（二）毛共已開始在控制海上交通網<sup>⑥</sup>。

印尼政府對毛共的滲透顛覆活動非常注意，於一九七一年一年內即曾拘

捕了二百一十五名非法入境的華人，據印尼中央移民入境局發言人說：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大部份企圖由東蘇門答臘西亞比亞島偷入印尼⑦。

印尼加里曼丹（即婆羅洲）坤甸的軍區司令部，於今年年初在直洛河夾港口附近一鋸木工廠內，逮捕了二十名共產黨徒，其中包括中國人和取得印尼籍的中國人。根據初步偵訊後，軍方發言人已證實，共產黨幹部在其頭目的安排下，分別到當地各鋸木工廠工作，實則要他們吸收工廠工人，以擴大共產黨組織，進行從事破壞治安與顛覆活動⑧。

蘇哈托總統對於毛共的本質認識極為清楚，當他於去年結束訪問澳洲、紐西蘭、菲律賓三國之後，回國在主持經濟穩定委員會會議席上強調他根據各種情報得來的分析，認為潛伏的印尼共產黨，不會讓政府在安定中從事經濟建設和開發工作。在蘇哈托總統訪問澳洲、紐西蘭、菲律賓時，曾遇到當地共產黨的示威活動，根據他的看法，這三個不同國家的示威運動，明顯地證實了國際共產黨的密切勾結，他們是在被一種來自相同方向的力量所控制着與操縱着。所以蘇哈托總統希望印尼人民特別要提高警覺，以防止印尼共產黨的捲土重來⑨。

印尼近年來外長馬力克贊成與毛共「關係正常化」，但蘇哈托總統則力持反對。據去年十二月間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引述正在歐洲共同市場國家訪問的蘇哈托總統的話說：「我們必需小心謹慎，因為我們對中共干涉印尼內政、支持當地共黨倡亂的往事記憶猶新⑩。」

即以本年八月五日萬隆所發生的暴動而論，其所以能及時戢止，就是由於蘇哈托總統認清毛共的陰謀，斷然採取嚴厲措施，懲罰煽動騷亂的不法份子，情況方能迅速獲得控制，萬隆市內現有數處戰略性地點留有武裝部隊駐守，商業區均已恢復正常，在軍方嚴密防範之下，共黨的企圖已無法獲逞。

#### 四 結論

印尼原是東南亞國家中，搶先承認匪偽政權而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由於印尼在印度洋所居戰略地位之重要，而蘇卡諾統治的時間較長，故毛共加強勾結蘇氏並積極支援印尼共黨，以謀顛覆印尼。但以操之過急，過早指使印共於一九六五年發動政變，旋即遭到陸軍收平，繼之向印尼共黨展開全面鎮壓，使它遭受慘痛的打擊。印尼共黨所發動「九、卅」政變的幕後主使者是毛共，倘那次政變若獲成功，印尼縱非淪為毛共附庸，也將入其羅網，供

其驅策，成為毛共在南亞擴張的主要基地。

近年以來，毛共正以數以千計受過間諜訓練的特務分子偷運至印尼，進行顛覆破壞活動。故年前蘇哈托總統即不斷發出警告說：「中共支持共黨顛覆活動，構成對東南亞的一項威脅⑪。」又說：「即使越戰一旦結束，還有另一場戰爭在進行着，這一戰爭就是『滲透和顛覆的戰爭』⑫。」蘇哈托總統基於多年來反共鬥爭的經驗，深知共黨的鬼域伎倆與毛共的陰謀。故在此次八月五日萬隆暴動發生之後，蘇哈托總統於內閣全體會議中指示對暴民採取堅決的行動，他斷然指出：「這是有損於國家的統一的，必須予以制止⑬。」他同時呼籲印尼人民，應棄絕種族主義和偏狹的地域觀念，印尼社會的全體組成份子均應互相尊重。由於蘇哈托總統賢明的決定，採取嚴厲措施以懲罰煽起騷亂的不法份子，情況已迅速獲得改善。這對於毛共企圖煽起當地人民對華人的仇恨，製造矛盾鬥爭的陰謀，正是極為有力的反擊。

此次萬隆暴動事件，經過印尼最高情報機構數週來的偵查，已確定整個事件的發生，是印尼共產黨利用當地居民的小衝突，製造風波，圖謀打擊政府威信，破壞社會秩序，並製造排華風潮，藉以激起印尼各地的響應與擴大，俾能達到印共非法組織顛覆政府的目標⑭。所幸此次暴動事件，由於蘇哈托總統認清毛共的本質，斷然採取堅決的行動以及時戢止動亂。經過此次創鉅痛深的教訓，我們期望居留印尼的華僑華裔，守法重紀，與當地人民和諧相處，加強與當地政府的合作，並大力支持目前印尼政府的經濟建設計劃。同時亦希望印尼政府放寬對華人的限制，使其就業與經商，均能與印尼人民享受公平的待遇，如此方能達成蘇哈托總統呼籲全體組成份子互相尊重的願望，以保證印尼當地社會與經濟的繁榮發展，杜絕毛共挑撥分化，煽起動亂的陰謀。

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四日脫稿

註①參閱美聯社雅加達八月十日電。註②參閱拙作：「共匪顛覆東南亞的陰謀」，民五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僑務委員會編印。註③參閱民六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日報載：中央社雅加達二月十日航訊。註④參閱民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時報。註⑤參閱民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香港時報載：「印尼的紅色警報」。註⑥同註五。註⑦參閱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雅加達路透社電。註⑧參閱本年一月十日路透社雅加達電。註⑨參閱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六日雅加達中央社電。註⑩參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央社紐約電。註⑪參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雅加達路透社電。註⑫參閱民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時報。註⑬參閱本年八月七日法新社雅加達電。註⑭參閱中央社雅加達八月二十二日專電。